

《金翼》摘要

林耀华：《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庄孔韶、林余成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商务印书馆，2015。

林耀华：《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庄孔韶、方静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著者序（节选）

《金翼》一书，是用小说体裁写成的。数十年来，不少读者、不少朋友在问：这部著作，究竟是虚构的故事，还是科学的研究？

我想说，《金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这部书包含着我的亲身经验、我的家乡、我的家族的历史。它是真实的，是东方乡村社会与家族体系的缩影；同时，这部书又汇聚了社会学研究所必需的种种资料、展示了种种人际关系的网络——它是运用社会人类学调查研究方法的结果。

这部书中所叙述的故事及其人物，活动的年代是自辛亥革命到日本入侵中国之间的三十年；活动的场景是中国南方闽江中游的农村，从村落到乡镇乃至都市；活动的舞台是从农业到商业，从经济、文化乃至地方政治。而这正是我青少年时期耳濡目染的一切，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本书所描绘的每个事件甚至细枝末节，从本质上讲都是真实的，每个人物都有所指。作为这个四世同堂的家族社会的成员之一，对其多年中沿习的风俗习惯、文化特质，我无不谙悉。

然而，绝不仅如此。实地观察和分析，是社会人类学主要的研究方法。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我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取得硕士学位前后，曾两次返回家乡，利用一年半时间，运用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系统全面地进行社会调查，其后便赴美深造。这部书中使用的资料，相当一部分是在那时搜集并整理出来的。我本人出于这同一社会，以其参与者的身份，“自观”地对其进行研究（这里可以借用当代文化人类学中的术语“emic”）；也就是说，既有直接的、从该社会内部进行的观察，又运用了科学的方法，透过大大小小的事件叙述，从微观到宏观，超越一个家族、一个地区的范畴，赋予其社会学上的普遍意义。我希望，这样做，能够得出更为客观、中肯，更加深刻，更切实际的结论。

总之，这本书所记述的，从纵向讲，有其历史的连续性；横向则具有延伸的广阔性。我试图在其中真实地再现三十年代前后中国农村生活的情景，科学地认识这一自然经济社会的剖面。真实性、历史性、理论性的结合，是本书追求的宗旨。为了使原本丰富生动的历史事实不致于桎梏在刻板艰涩的论著形式之中，我采用了小说体裁，把全部材料重新加以组织，有机地融化在故事情节的内。也许，单纯作为注重情节变化的文学作品来读，《金翼》是不大适宜的。

英文版前言（节选）

一九三四年冬，我回到位于中国南方的福建省。使我异常震惊的是在我的童年就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两家人的变化。这两家的家长黄东林和张芬洲是姻兄弟。二十五年前他们是生意的合股人，也同样发达。两家的新居近在咫尺，一直是路经两家之间商道上旅人们交口称赞的话题。在两家的景况却全然不同。东林处于兴旺发达的顶峰，有许多直系和旁系的子孙。他既有钱财又有名望，而芬洲却死去了。他的家只剩下一位寡居的儿媳和她的养子。1937年我再次回乡时，我发现张家的房舍破败了，寡妇陷入孤独、贫穷的境地。她和养子甚至被迫返回远方的娘家，和远房亲戚们一起过活。

一度不相上下的两个家族为什么能在仅二十余年间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所左右？何至于此呢？我听很多人说过，一个家族的兴衰是由“风水”的好坏决定的，人类的意愿完全无力与命运的力量抗衡。我要相信这种看法吗？当然不。因为我受过教育，我必须从生活中而不是从神话中探索真正的原因。那么这原因是什么呢？

在谈到帝国、家族或个人的命运时，我们探索的是人际关系。我们能理解这些关系吗？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能够领会那些发生在男男女女之间相互适应所发生的变化吗？我们究竟能够认识命运的旅程吗？就以婴儿为例，当他降临人世那一刻，他就对父母、保姆和亲属作出反应。与此同时，尽管他是个婴儿，其他人也对他作出反应。他长大成人期间，这孩子同其他人交往，这种相互影响的性质就提供了造就他的力量。设想一下这一定是何等连续不断的适应过程啊！学者们现在说，人类的生存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学习对刺激作出反应的过程。人的行为像所有动物的行为一样，处于这些过程的控制之下。科学终于开始描述这些过程了。现在这里讲的是张、黄两家的命运。他们两家有亲戚关系。他们适应实际状况、环境和种种事件以便学习与生存。他们经历了些什么呢？

雷蒙德·弗思的英文版导言（节选）

《金翼》是一部以小说形式写成的社会学研究著作。就构思来说，它的主题非常简单，却像竹叶画一样，其朴素的形式掩映着高水平的艺术，这个故事在于剖析福建一个村庄里毗邻而居的两个家族。这两家既有亲戚关系，又一起做生意。其中一家度过逆境继续繁荣，另一家最初很是兴旺而后却衰落了。本书的中心人物是第一家的家长黄东林，他说不上是一位英雄，却是中国农民中最优秀的典型，勤俭节约、精明能干、吃苦耐劳。他的“金翼之家”得名于附近一座形状很像金鸡的山，山峦的一侧如翅膀一般伸向新的房舍。看风水是中国占卜术的传统组成部分，认为这样做会使家族发达兴旺，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反应就全然不同了。以偶然事件的形式所表现出的机遇：如突然死亡，与旧时学友重逢，幸运地发现一份文件从而赢了一场官司等，虽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真正的命运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就像欧里庇得斯或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一切伟大的戏剧家和小说家向我们展现的那样，一个人选择善或恶、聪明或愚蠢，确实不取决于兴之所至或偶然的机遇，而是由他本人或他人那些本来具备的爱好和习惯所决定。这些爱好与习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一个人的善恶智愚实际上早就选定了。林耀华教授以不同的说法表达了相同的见解：“我们今天可以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把‘命运’看成是人类社会。”

作者遇到了所有严肃的文学作品都存在的问题：通过对个别事件的分析，提炼出普遍性。他有意地让自己做这样一个工作：通过叙述一小群人生活中的一系列事件对一个社会过程加以考察和解释。他只是偶尔对必须说的用抽象的语汇加以表达。但他非常成功地避免了很容易陷入的险境，即对某些默默无闻的中国农民的生老病死做冗长的记述。相反，他巧妙地设法将这一记述提高到具有真正社会学意义的水平，使几乎每一件事都成为东方农村社会某些进程的缩影。而且，林教授所选择的方法不只是使读者感兴趣，其长处还在于摆脱了某些科学程序的一般原则，至少摆脱了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常常不可避免地大量引用文献资料。作者似乎是身临其境，不论是在药铺、在闺中、还是在土匪山老巢，他都能真实地告诉我们每个人物的言行举止，甚至能探寻他们的心灵深处，解释他们当时的动机和昔日的感情。我们一定会发问，所有这些在何种程度上是真实的？我猜想林教授不会回避这个问题。他会指出，正如在序言中所暗示的，他写的是他的故乡，他从童年开始直至成年相识的人们。倘若他并不是一直与他们朝夕相处，至少他也是经常处于相同的环境。例如，人们或许可以认为作者本人也体验过一些他所叙述的经历，诸如一位读书人告别故乡，在海外求学，而后载誉归来身居要职。然而，不论他是如何集真实的观察和想像的再现之大成，其手法是如此的圆熟，书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可信的。

这本书文体自然，故事精心地展开，人们也许会猜想它是否对社区生活的各个侧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有条不紊的表述。本书的材料极为丰富，因为作者对人物生活中各种事件，甚至在区区小事中包含的一整套传统关系作了进一步分析。为东林的新居准备木材使他陷入一场纷争。这成为一个主题，围绕这个主题的展开解释了当地的司法制度。两兄弟之间的争吵为分析“分家”过程提供了根据，分家使共同的宅户和宗族分裂为较小的独立存在的团体。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农业周期、婚礼、葬仪、轮船公司的业务，甚至如土匪活动那样一些令人不快的方面，以同样朴实无华的方式依次展现出来。

通过全书的分析，读者越来越意识到对于中国家庭和其他风俗习惯的传统看法是何等不真实。过去认为这是一种和平宁静的生活，个人丰富多彩的活动受到温文有礼、孝顺父母、尊敬长辈以及其他社会习惯和礼俗原则的严格约束。这些原则确实发挥着作用，但与此同时，个性也确实确实、有时甚至是强烈地表现出来。人们可以引用很多情节，它们解释了这一点。一般认为，

中国妇女受到压迫，服从自己的男人和婆婆，以至于使她们几乎变成了奴隶。书中举出了相反的例子：一个自己有钱的妇女在商业中投资，妯娌们不受其丈夫的叔伯的管制，彼此争斗；由于护着儿媳妇，一个男人被他的老婆一再数落；一位儿媳竟如此凶悍，拿着刀满屋追赶自己的丈夫，并砍伤了一位前来干预的、上了年纪的亲戚的手腕。作者通过兄弟之间、叔侄之间关系的类似的描述，穿插提到违背宗族内不准通婚的原则和几乎违背同辈通婚原则的行为，表明这类违背孝道的事例决非是仅存的。的确，中国社会的全貌就是这样展示出来的。这个社会做出种种努力来纠正违背这些原则或社会关系的行为，其纠正的方式本身也是精心设计、众所周知的，而且几乎被法律化了。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这种效果是一个令人痛苦的社会过程。但正如每一位人类学家都明了的，当人们逐渐习惯于这一过程时，这种印象就会日趋消失。所有这些对于想了解中国人的人以及对于社会人类学家来说，并无新奇之感。因为人类学家了解理论与实践、原则与对原则的遵从之间的脱节差不多是一个公认的假说。但本书提供了一套作为论据的事实，它将会有助于摧毁任何残存的关于中国人在社会事务中麻木不仁，不可理解的神话。

林教授对书中各种材料的综合为社会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在最后一章他着力以理论形式详尽阐述的概念是：人际关系体系处于一种持续均衡状态之中，这种均衡不时被外部力量所打乱直至建立新的均衡。“人类生活就是在平衡与失调、均衡与不均衡之间摆动”。这样一种综合的概念当然不过是一些试图理解和表达一个复杂的现实的可行方式，这仍是社会科学家所讨论的一个主题。例如，有些人可能会问，这种从物理学类推而来的均衡状态的观点是否过于简单化以及这种状态实际上是否曾达到过。有人可能争论说，社会活动是同时由加强和削弱平衡的力量的对抗所标志，平衡决不可能达到。再者，使用这一概念，人们是否就不能区别达到与保持个人或心理的均衡以及达到与保持团体和社会的均衡？当后者被破坏时，前者才得以保持。正如这本小说中令人感动的最后一幕，一位老人在日本飞机的轰鸣声中还能保持冷静并意识到生活的真谛。社会学家希望讨论这类主题本身已加强了本书的魅力。

最重要的是，林教授令人赞叹地指出他选择并加以分析的两个家族所发生的变化决不是偶然的，这是说明普遍原则的例证。这些普遍原则对于理解社会进程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对于那些对故事比对潜在的社会学更感兴趣的读者来说，《金翼》也将是一部充满丰富经历的激动人心的小说。作者对道德问题做了冷静而公允的分析，同时又怀着明显的同情心。

第二十一章：把种子埋入土里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关于张和黄家两家发展的全部故事。我们已经看到了两家的家长东林和芬洲如何联结起来，又如何繁荣或衰败。从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中，我们可以探索所发生的种种变化。

这些变化可分成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青年时代的东林和芬洲都遭受了贫穷和居无定所之苦。只是在他们偶然相遇并彼此谈论起在湖口开一个店铺时，通向成功的机会才来到了。他们在镇上生意的成功，反映在他们家里和村里：他们盖起了新房；送孩子上学念书；给儿子们娶亲，举行庆祝宴会；祭祀他们的祖先；发展他们的家园等等。他们往来于闽江上、下游之间所做

的稻米和咸鱼生意，成为赚钱的主要途径，其它活动和往来联系也都随之展开了。

第二阶段黄家和张家开始遇到麻烦和遭受不幸。芬洲的命运开始恶化，他对家庭以及后来对店铺的不适应，使他变得终日郁郁寡欢，最后因此而夺去了他的生命。他的儿子茂衡本来有机会开一个新店并重建家园，但由于他的失误和无能，让这种机会白白丧失掉了。另一方面，黄家这时也遇到了内部困难和外在打击，但是东林从以往的经验中学会了如何去适应命运的潮流、如何与朋友们携手并进，因而他获得了成功。其结果便是双方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异，东林节节上升，而张家迅速衰败。

第三阶段，张家已从生活的画面中消失，只有黄家仍然奋斗下去。为了获得更大的成功，黄家继续扩大生意，并且与地方政治发生了关系。社会和政治发展之快使黄家不可能跟上潮流，最后，巨大的民族危机使黄家又回到他们最初的状态中去。

我们从这两家的历史研究中可以看出什么呢？应该怎样通过对家庭历史的剖析来解释支配人际关系的那些原则呢？从东林和他的家庭关系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存在着一种关系体系。这种体系意味着任何关系的组合，都可以从另一套体系中分离出来。在对东林早期生活的描述中，我们已经很清楚地提出了这种体系的概念。我们勾画了由竹竿和橡皮带所组成的框架结构，任何时候任何一个有弹性的皮带和一个竹竿的变化都可以使整个框架瓦解。人类行为的平衡，也是由类似这种人际关系的网络所组成，每一点都代表着单一的个体，而每个个体的变动都在这个体系中发生影响，反之他也受其他个体变动的影响。

像竹竿和橡皮带的架构一样，人际关系的体系处于有恒的平衡状态，我们即可称之为均衡。关于均衡的概念还可以进一步用物理学的研究来解释。我们知道，人体也是处于一种均衡状态，所以如果稍有刺激施于其上，便会产生反应；这种刺激一旦消失，身体就会恢复到以往的均衡状态。当人体受到感染时，一系列的伴随反应就会产生，如体温升高，白血球增多等等，直到感染被制止时，白血球将降到原来的数值，体温也会恢复正常，从而身体又恢复到均衡状态。

人际关系的领域中也有类似的均衡状态存在。东林和他祖父之间的和谐关系便是这样的一例，老人的死使东林变得不安、孤独和悲伤。平衡状态被破坏了。只是经过很长时间之后，日常生活和工作才使他逐渐恢复了常态。

但是有时候作用在这个体系上的干扰力太大、太深刻，以致在干扰力被取消之后个人或群体却不能恢复原状，而是继续一种非平衡状态直至一个新的平衡状态的确立。这种新的平衡是与旧的平衡状态有可观的不同，但是它可能包括旧有因素的重新组合。在东林的生活中，卖花生是重要的一环，因为它是把东林从家乡引向外部世界的基点。我们可以回想，东林是如何碰到芬洲，后者又如何把他带到市镇开展商业并互为搭档。店铺的生意在他们面前展现了一个新世界，他们从此走上新的生活之路。卖出和买进，称量和算账，此外还与市民们交朋友等等。在这个新建起的体系之中，店铺成了东林活动的中心，而家庭生活则退到了后面。

但这种均衡状态是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的。变化是继之而来的过程。人类生活就是摇摆于平衡与纷扰之间，摇摆于均衡与非均衡之间。

对像东林的店铺来讲，它本身就是一个紧密组合在一起的一个体系。其中成员互相合作，顺利工作。店铺的经营活动，使得这个体系一天天充满活力地运行下去。而这些活动即是由人们群体间的互动作用而体现的，也即是说，店铺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店员与顾客之间的关系。

当这个体系中人们之间的关系维持常态，均衡就能保持下来。一个店铺总有经常的卖与买之间的交往。如果没有顾客，店铺也将倒闭。所以很明显，相互交往的程度势必影响到均衡与否的状态。

我们除了了解人们为了保持均衡，通过不断调整内部关系以便彼此联系之外，还应看到这种调整适应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技术、行为、符号及习惯的影响，这些总合称为“文化”。这些技术由于人们所处的时代及环境不同而异，它们制约着每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一个人必须与其他哪种人往来，因而也就为他的体系和结构的组成提供了基本的规则。在这个小店铺中，除了经营它的人们，还有一个形成整个气氛的环境存在，像桌、椅、酒壶、药箱、尺、柜台、秤、钱和账簿等物品，以及量、秤、算、写这些技术、还有人们谈话、记录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在买卖中所形成的习惯，这些全部组成制约人们交往关系的环境因素。一些日常活动是有重复的，但所发生的每件事都将与以往不同，因为上面所提出的那些环境因素是时时变化的，尽管店铺中的人员依旧。因此，在我们研究人际关系时，自然不能只看到那些处于均衡状态的人们及其相互联系，还应注意到影响和干预了人们交往联系的文化环境。

我们在上面已提出了某些支配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人类生活在变化，但并非不遵循这些原则。我们花了不少笔墨来详述张、黄两家的故事，仔细描写他们的日常活动并小心地剖析各个人的人际关系，其目的就是要客观地勾画出张、黄两家各自命运的变迁，从而发掘出人类生活的真正图景。

我们所说的“变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体系的破坏，然后再恢复或者建立新的体系。什么力量能导致变迁产生，即破坏存在着的体系的均衡呢？一般来说，有四种力量能使平衡垮台。

第一，物质环境的变迁促使适应于它的技术变迁，结果带来了这个体系内人际关系的变迁。黄村的客观环境很少改变，因而以务农为常规，这是从黄家的远祖那里传下来的，始终如一地没有任何改变。所以黄村农民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农业体系中朝夕相处，年复一年。

第二，由于一种技术上的原因所产生的技术上的变迁，也会导致人们日常关系的变迁。当芬洲与东林中断了卖酒的生意而从事鱼米贸易，他们的具体技术也完全改变了。这也是东林第一次进城的原因，他必须在那里与鱼店、米铺、钱庄和船主们，甚至同搬运苦力们打交道，这使东林和他的店铺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他几乎完全断绝了与家乡村里的往来，越来越专心致力于城里的鱼米生意，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生活，或说是新的均衡体系。在这个新的体系中他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必须能使鱼米的江运往来不断，从而保持生意的兴隆。

实际上，每当新的技术被采用，店铺里就会随时发生变化。拖船运输转成轮船运输使商品货物往来加快，大大便利了商业贸易。那些没有轮船之便的店铺就会破产而最终被逐出竞争的行列。每当从事一个新的生意，也就会引进一种新的策略，因而也就会达到一种人际关系的新阶段。盐的垄断和木材买卖就是两个例子。由于垄断了盐的生意，店铺可以扩张势力设立盐库、控制市场。而木材买卖有它自己的步骤，如从森林砍伐开始，然后顺水放木排，运往城市，最后摆在商场上出卖等等。店铺此时成为这样一个中心，它引导工作方向并不断与各色人等签订合同；这些人共同合作分别负责木材生意中的不同过程和阶段。

第三，人物及班底的变换也会促使人际关系变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交往方式和不同的适应能力。一群人中一个新人物的替换或者是一个重要人物的增减都会暂时影响到体系的均衡，直到这个群体内部人员之间重新调整以使彼此相适应。广泛的接触和在商界的经验，使东林成为一个出色的商人和训练有素的经理。我们还记得芬洲在他短期退休之后又回到店铺时发现已没有自己的位置了。自从他告退以后，店铺的组织完全改变。东林建立起一套他自己的体系，在没有芬洲这位早期合作者的情况下店铺经营井井有条。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人员的变更是一个致使现存体系平衡紊乱的因素，同时也成为建立起新的平衡体系的动力。

第四，一个体系之外在因素的改变时也会促使这一体系之中成员间关系的变迁，并波及这一体系的所有人员。东林同时既是家乡中他的家庭的成员，也是店铺的一员，所以店铺中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家庭，反之亦然。我们已经看到，店铺越发展，它积累的财富越多，家庭的地位也随之升高。相反地说，当东林由于建造房屋而打官司时，受到牵连的不仅是他的家庭和亲族，而且也影响店铺和生意。

像店铺和家庭这样两个体系互相影响、互相依赖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黄家的上升是店铺成功的反映，而黄家孩子们所受到的良好教育和较为广泛的联系，又有助于店铺的扩展。由于东林长子、留洋学生三哥的努力，东林店铺才可能取得食盐的专卖权；而三哥和五哥作为轮船公司的重要成员，而在店铺的经营发展上也有过不小的帮助。五哥的死使公司中两派失去了微妙的联系，于是接连发生了争吵、诉讼和改组。除了日本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轮船公司的失败也大大摧毁了店铺和黄家的这两个均衡的体系，随后也就衰微破败，又重回了原先的贫困状态。

从我们对人际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由个人所组成的各个体系是如何互相联系的，又是按照哪些原则发生变化的。这些体系的均衡和不均衡的变迁并非没有原因。一个个体或个人同时是许多体系中的成员，并且与许多其他个体相关联这样的事实，使得一个体系中的变化就影响到其他体系的变化。许多体系之间存在着内部的相互关系，无论是像店铺与家庭那样具有共同的成员而同时并列共存的体系，或者是像家庭、世系和宗族那样具有从纵面联系起来的体系，都能表明体系与体系之间的内在的相互关系。

如果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张家的败落，我们不难发现它是与黄家的上升遵循着相同的原则的。当茂衡同大哥、方扬同开新店时，他的雄心是要重建张家，而且他也确实有一个好机会。但他和张姓女人的私奔以及长期在外滞留，从而转移了他对经商的兴趣。当他回来之后又发现两个伙伴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与冲突。这是一个关键时刻，但他却漫不经心地选择并信任方扬。他进一步从老店中抽出了所有的款项，这不仅伤害了当时单独支撑店铺的年迈的舅舅，而且也伤害了茂魁寡妇，因为她的儿子对家庭的财产也具有所有权。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关系链环的影响是多么庞大！茂衡的一个行动决定了新店的命运，不但影响了他自己家庭体系的不平衡，而且也影响到他的母系亲族的体系。

在这些情况发生之前有些人也许会说，茂衡从小与大哥便是亲密朋友，他应与大哥合作经营生意，而不会与方扬合伙。但实际情况则相反，方扬为了取信于茂衡，装作非常恭顺，而且发誓做他的忠实随队。他们曾交换誓约，他们在一起聊天、喝酒、睡觉，他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合作开店呢？既然大哥与方扬之间不能和解，那么茂衡则选择了这个新交的密友。另一些人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要比茂衡强些。记得东林曾对他提出过忠告，茂魁的寡妇也劝阻他这样做。局外人早就预测到他的失败。

科学不过是经过组织了的常识。一门科学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人类生活，那么对于人际关系的研究就应当做得细致周密，以期能够预料将来从而掌握将来。

不过我们也清楚地知道任何种类的预言都是困难的，因为人际关系是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就看我们的这个小小黄家是如何从一个僻远的村落中渐渐扩展到进入城市生活和国家生活吧。黄家成员逐渐与地方上各种机构发生了广泛的联系，以致这一地区或城市内无论是在政治、军事、经济甚至宗教等各方面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黄家。我们还可以回忆在最后一次商业冒险中，三哥将他的全部信心都放在轮船公司赢利的前景上。他是受过高等教育有智慧的人，可他却从没有想到那次冲突可能导致一场诉讼事件。即使他预见到了这场争讼，他也绝没有想到一场民族危机的灾难又毁掉了他的生意和家园。

至此，奉献在您面前的是两个有联系的家庭的详细历史。这是用一种关于运算的社会学观点所进行的研究。作者希望这本小书能为人际关系的深入研究者提供一些原理。这或许对造福人类社会有所助益。

《金翼》中张、黄两家系谱表

